

站在學術史的高度辦學術期刊

吳承學

最近，我到澳門參加《澳門理工學報》編委會會議，看到在澳門理工學院領導的高度重視下，劉澤生主編在短短的時間內，便把人文社會科學版辦成水平相當高的學術期刊，真有脫胎換骨之奇妙。會上又聆聽了幾位著名學術刊物主編的高論宏辭，感慨頗多。我最大的感受便是主編的編輯理念、魄力與能力對於刊物的學術水平及其影響會直接產生重大的作用。我想結合近年在主編《中山大學學報》的實際情況，談談辦刊的一些體會和理念。

（一）敬畏學術，理解學術，服務學術

本人長期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，作為學者來辦刊，自然有其局限，但也有一定特色，我所秉承的辦刊理念就是：敬畏學術，理解學術，服務學術。我認為，編輯是為作者、為學術共同體服務的。學報是服務性窗口，編輯工作則是服務性行業。我們要求編輯對作者不能有居高臨下的心態，而應該持有敬重的態度。編輯不要妄談“引領學術”。我並不否定真正對學術有引領作用的刊物和編輯，但學術的重大發展，有自身的內部規律和條件，主要不是靠刊物和編輯來引領的。組織一些學術討論，設立專欄，當然對推進和活躍學術研究有意義，但仍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引領學術。提倡學術期刊引領學術，自然是很崇高的目標，不過，我以為，對於絕大多數編輯而言，更基本的是要理解學術，要有識見，能判斷。要瞭解哪些是第一流的學者，哪些學科是第一流的學科，哪些問題有學術價值。學術發展有自身的規律，我們要認識這種規律。編輯最理想的境界就是達到能與第一流學者交流和對話的水平，能夠為發表第一流學術成果而服務。

根據本人多年從事學術研究和主編學報的體會，我以為編輯要有為學術服務的觀念，對作者要敬重，也要自尊，不卑不亢，既不做欺客的大店，也不要屈從欺店的大客。一切遵從學術本位的原則，萬變而不離其宗。我要求我們的編輯切不要自以為是，可以給作者提出建議，但不要以老師的身份指導作者修改。如果是篇幅所限，應由作者自行壓縮，自己的稿件最知輕重，作者往往是“減肥”，而不負責任的編輯任意刪節則是“割肉”。編輯隨意刪、改都是非常可怕的事。尤其是專業性很強的文獻、術語，有些編輯以為是錯的，任意改動，往往就把正的改成錯的。

（二）責任編輯要為歷史負責

我一直強調，《中山大學學報》應該是純學術的淨土和樂土，要讓學術保持乾淨，保持安靜，不能有金錢味和俗氣，也不能有學術之外的因素干擾用稿。

就本人的經驗，處理人情稿是件很艱難的事，多數精力花費在處理人情稿上。當然，“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”，“人情稿”是很正常的。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，“關係稿”也是很正常的。關鍵如何處理好這些來稿。實際上，在我們的稿件中，“人情稿”、“關係稿”還是有相當的比例。那些都是學術界的熟人、朋友，他們都是著名學者，是我們的編輯主動去約的，是高質量的“人情稿”。不過，我們也經常收到質量不高的人情稿，但我們有一個嚴格、規範的“認稿不認人”的審稿用稿制度：責任編輯初審、同行專家二審、經編輯會議討論後由主編終審的三

審制度。無論什麼稿件，如果無法過此“三關”，那只能說對不起了。要當好編輯，不但要“臉皮厚”，遇到好稿源要緊追不捨；還要敢當“惡人”，編輯的工作就是在不斷淘汰稿件，100篇來稿，最後可能只有一兩篇能刊用，甚至都不能用。被淘汰的稿件不一定就差，有些甚至相當不錯，由於學科平衡與總量控制，只能優中選優，或者忍痛割愛。我們喜歡那些有新意而平實、有銳氣而厚重的論文，不希望發表那些急功近利或只求一時轟動效應的論文，學術是要耐得起歷史檢驗的。我們把學風視為學報的命門。

我判斷一個刊物品格的高下，有個特別的標準，不是看發了什麼好論文，而是看最低水平的稿件是什麼，因為它代表的是一個刊物的學術底線，甚至是道德底線。刊物的學術底線有多低，學術水平就有多低。一隻木桶盛水的多少，並不取決於桶壁上最長的木塊，而恰恰取決於最短的那塊。影響一個學術刊物聲譽的，往往還不是其刊發的高水平稿件，而是水平最低的論文。

我覺得編輯最重要的是責任感。有責任感的編輯自然有壓力。每篇稿件都明確標出“責任編輯”的名字，“責任編輯”不僅要負當期的責任，更要負歷史的責任。稿件不要為時人所笑話，更不要為後人所笑話。如果一個刊物的編輯都珍惜自己的歷史聲譽，把編發稿件看成一件代表自己的學術眼光和品味的事，不願意去編輯質量不高的論文，會為當那種論文的責編而感羞愧自責，那麼這個刊物就比較有希望了。

（三）綜合性期刊的危機與生機

近年來，有不少學者朋友對於綜合性社科期刊的前景持悲觀態度，認為朝專業化發展是必由之路。的確，目前看來，全世界好的學術刊物，差不多都是專業性很強的。但是，綜合性期刊的繼續生存，並不純粹是無奈的現實。最近我對綜合性社科期刊的前景與期刊專業化問題有一個新的看法：隨著數字化時代的到來，讀者的閱讀方式產生了根本變化，綜合性期刊的缺陷在數字化檢索平臺上正在得到有效的彌補。或者說，網絡檢索平臺給綜合性學術期刊帶來生機和希望。

在紙文本時代，讀者是根據他們的專業去訂閱和尋找刊物的，他們必然青睞專業雜誌。但是，在數字化時代，情況產生了極大的變化。以高校而言，目前絕大多數的教師與學生，不是靠訂閱紙質學術刊物或者上圖書館查閱學術刊物的，而是在網絡上檢索，然後線上閱讀或下載閱讀。所有的論文，不管它是刊於專業性刊物還是綜合性刊物，都毫無例外地以數字化形式儲存到一個海量信息的資料世界裡。只有被讀者找到和閱讀，它才產生意義和價值。對於讀者來說，他並不在乎這些論文發表於何處，他們只是根據自己的需求，從海量的信息中，不斷地檢索。這些檢索本身必然是跨越學科與專業性的。在網絡平臺上，最重要的不是雜誌“專業”不“專業”，而是論文質量“專業”不“專業”。在數字化平臺上，專業性學術雜誌和綜合性學術雜誌被檢索、被閱讀的機會實際上是平等的，因此在網絡上，它們的影響力是處於“同一起跑線上”的。

網絡檢索平臺為綜合性學術期刊帶來生機，但這並不意味著綜合性學術期刊必然地獲得了發展空間。相反，網絡檢索平臺更具挑戰性，因為讀者具有更大、更自主的下載與閱讀的選擇權力。對所有學術期刊而言，論文質量才是“王道”。因此，學術期刊最重要的是源源不斷地提供更為優秀的論文，同時還應該適應檢索功能的數字化平臺的需求。

在數字化平臺上，學術刊物編輯的專業精神、專業水平和專業操守比形式上的“專業期刊”更為重要。數字化平臺不但面對當代，也面對未來，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具有一種歷史責任感，我們所編發的論文不但要得到當下學術界的認同，更要能耐得起歷史檢驗，經受得住學術史的淘洗。

（作者係《中山大學學報》主編、教授）